

树上的叶子一天天黄了，风沙似乎没有遮挡
越放肆无忌惮起来，风把树叶贴在窗户的玻璃
上，不时发出：扑扑扑：的响声

XIAO SE QIU FENG

郭启林 著

萧瑟秋风

辉煌马钢丛书
HUI HUANG MAGANG CONG SHU

安徽人民出版社



葉瑟秋風

鄭君林自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子瑞 刘 超 装帧设计:马云亮

内页插图:喻 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辉煌马钢 / 郭启林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212—03334—7

I.辉… II.赵… III.钢铁厂—工厂史—马鞍山市 IV.F42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076 号

辉煌马钢丛书

萧瑟秋风

郭启林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230071

发 行 部:05551-3533258 0551-3533292 (传真)

编 辑 室:文化编辑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255 千

版 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334—7

总 定 价:68.00 元(共 3 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重要的是过程

——《萧瑟秋风》序

梁剑华

从1998年短篇小说集《今夜无电话》出版至今,郭启林在文学道路上又走过了十个年头。十年来,他一面忠于职守、积极工作,一面认真思考、勤奋创作,又陆陆续续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2005年,他的散文集《父亲》受到好评,过了两三年,他又有了这部中短篇小说集《萧瑟秋风》。可以说,这十年,是启林人生道路上通达顺畅的十年,也是他在文学旅途上收获颇丰的十年。这在当下,在社会急剧转型,物质欲望凌驾于一切之上,文学环境和文学队伍都有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启林还能一个劲地在文学的小道上走,且走出了成绩,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这不仅给了文学界一个惊喜,也给了已经寂寞冷清的作家们一点鼓舞与安慰。

与启林相识是在七十年代的末期。那时候我已步入中年,而启林正是热血青年。因为对文学的向往和迷恋,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且友情甚笃。在马鞍山作家群里,启林的文学起步不算太早,可他有着一定的爆发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写出了不少东西。而且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地获得了市政府文学奖,再后来,还获得了省政府的文学奖。去年年底,他的散文集《父亲》又获得了第一届安徽省散文奖一等奖。

这些年小说创作的理论千变万化,创作的手法也五花八门。可启林好像还是很传统的。说他传统,是指他的小说题材比较传统,故事线索比较传统,人物结构甚至叙述的方式方法也比较传统。他仍然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平民视角,以对历史变迁、企业变革、生活变化中的细微感触,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命运关怀,体察着人间冷暖,感悟着民众生活。他的小说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现实的严酷,真实与可信,也让我们感受到庸常生活中流淌着的人性温暖。

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里,我们就不止一次地看到了作家把目光投向改革大潮中所作的种种思考与努力。不论是《萧瑟秋风》中的王冬,还是《居然换房》中的居然,抑或是《侯三》、《陶五》中的侯三、陶五,作者都以真诚的耐心、细心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困厄与艰难,小人物的疼痛与无奈,小人物的磨难与折腾,小人物的卑微与辛酸。这些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中、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的普通民众,有的生存困难,有的住房紧张,有的下岗待业,有的婚姻失意,他们无所适从又惊慌失措,处境艰难却生性活脱。与其说,是郭启林把他们一个个写进了小说,倒不如说是他们有意无意间闯进了作家的生活。我们也就是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具体地感受到生活流动的跌宕和漩涡,也真切体察到了这些人物命运的苦涩与伤痛。

郭启林是比较幸运的。长期的记者生涯和新闻官的工作,使他的艺术触角比较敏感,创作资源也比较丰厚。他熟悉各式各样的人物,对各个领域的生活也有着一定的体察和分析。他的作品中一般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又有着一个或者几个鲜活的人物,甚至还有一些独到的经验和细节。在编排故事、结构人物、穿插细节时又往往不是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把生活中的事实与自己的体验融为一体注意营造气氛,展开想象。在描述这些历史背景、展现这些真实命运的同时,作家不去刻意经营,也不去夸大苦难,而是再现他们的生活场景、生活常态,以人物引发故事,以故事牵出矛盾,用矛盾梳理情感,以情感传递信息。他的不少作品,如《舒心阁》等都写得单纯、热烈、善意、真诚,表面上看起来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却时时处处触及了人生的变故、人性的复杂,让人聆听到作者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喟叹,一阵唏嘘,一





些无奈又有些温软的叹息……

启林曾有过一段知青生活的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却刻骨铭心。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心里仍然时不时会有一种很复杂、也很温润细柔的东西冒出来。收集在书中的《在淮北》、《阿虎》等小说就是作者透过那段岁月的遥遥回望。这组作品清新质朴,流畅自然。不少章节发旧思而生新意,写得宁静、舒缓、委婉、从容。浓浓的淮北农村生活气息中,透出艰难、迷惘、忧伤、沉重。一个又一个平淡、琐碎、无奈、庸常的日子里,看似不尽人意却又时时滋生出诗情画意。小说中许多细节都丰厚而温润,人物也灵动而鲜活。它使那些已经渐行渐远的生活又以另一种样式存活于现实之中,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与沧桑,也有一种直抵人心的温暖与情意。

郭启林的散文一直写得不错。他经常用散文的心态、散文的章法和技巧去构筑小说的意蕴与空间,使小说更加简洁、朴素、随意、自然。他也经常利用小说的创作方法去写散文,使散文更多地去承载他要表达的内容以更好地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

与启林相处这么多年,感觉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一个敏感随和的人,一个圆融智慧的人。应该说,他的官运和文运都还不错。在文坛和官场这么多年的磨炼和磨合中也算是知人知世、知情知理、知深知浅、知轻知重。在他担任中国冶金报马钢记者站站长和马钢日报总编这么多年里,也很少看到他身上有多少做官的习性和“庄严”。虽然,他处事谨慎却不无天真,中规中矩又偶有率性,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大大小小的诸多朋友更使他体味着做人的亲切感和种种乐趣。在商业化、利益化不断侵蚀我们生活乃至灵魂的今天,他还能珍惜作家身份,守住自己那点感受,保持一份自然而活脱的心态,已相当不易。特别是他还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审视力、想象力,不停地在自己作品里为那些弱者受伤的生命寻找一点灵魂的尊严,更是十分难得。

十年前,我为启林第一部小说集作序时曾用了一个标题,叫《结束就是开始》。那意思是说作家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还会有潜力,有实力,有定力和持久力。这话算是有了一些应验。其实开始也好,结束也好,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走向结束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启林来说虽然漫长而艰苦,但现在想想,还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

萧瑟秋风

郭居林

转眼就是深秋，树上的叶子一天天地黄了，风沙似乎没有遮挡，越发肆无忌惮起来。风把树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不时发出“扑扑扑”的响声。祝国平在这响声中惊醒。一睁眼就快到上班时间，他赶紧坐起来，猛一抬头，觉得头有些疼，伸手摸摸头上有个包。这个包是被来上访的小青年打的。

这几天公司里的事情多得要死。财务部报告因拖欠增值税款，税方局已经决定停止供给增值税发票。没有发票，钢材发不出去全都压在库里，再过两天公司就要给逼死了。机关事务处也报告因欠供水厂的水费，供水厂把机关生活用水全给停了，弄得厕所没有水冲，整个机关到处都是臭烘烘的。供水厂下了通知书，如果水费仍拖欠不交，就要将生产用水给停了。如果生产用水一停，那整个公司就玩不转了。公司领导感到问题严重，拖着办公室主任祝国平找供水厂、国税局去疏通，去联络感情。人家一点面子也不肯给。国税局长说，我们扣发你们的发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税款不交，上头追缴得厉害，我们饶不过这一关。供水厂的厂长说，都不交水费我们供水厂就要关门了。我们救了你们，谁来救我们。说的领导一句话也没有。领导本来是要人家

目 录

- 98 在淮北
随着一声高亢的汽笛声,火车徐徐启动了
- 128 阿虎
阿虎是条狗,是捡来的一条狗
- 153 雪青色纱巾
春风三月,和煦宜人,星空灿烂
- 161 青海日记
2003年8月11日 星期一 南京至西宁 多云 34℃
- 169 天空的云朵
邹海林坐在床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 187 或许该选择退出
富兴针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富伟此夜无眠
- 212 出租车司机的愿望
出租车司机陈小虎,读完父亲的来信

萧瑟秋风

转眼就是深秋，树上的叶子一天天地黄了，风沙似乎没有遮挡，越发肆无忌惮起来。风把树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不时发出“扑扑扑”的响声。祝国平在这响声中惊醒。一睁眼就快到上班时间了，他赶紧坐起来，猛一抬头，觉得头有些疼，伸手摸摸头上有一个包。这个包是被来上访的小青年打的。

这几天公司里的事情多得要死。财务部报告因拖欠增值稅款，税务局已经决定停止供给增值稅发票。没有发票，钢材发不出去全都压在库里，再压两天公司就要给逼死了。机关事务处也报告因欠供水厂的水费，供水厂把机关生活用水全给停了，弄得厕所没有水冲，整个机关到处都是臭哄哄的。供水厂下了通知书，如果水费仍拖欠不交，就要将生产用水给停了。如果生产用水一停，那整个公司就玩不转了。公司领导感到问题严重，拖着办公室主任祝国平找供水厂、国税局去疏通，去联络感情。到了人家那里，人家一点面子也不肯给。国税局长说，我们扣发你们的发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稅款不交，上头追缴得厉害，我们绕不过这一关。供水厂的厂长也说，都不交水费我们供水厂就要关门了。我救了你们，谁来救我们。说的领导一句话也没有。领导本来是要求人家给增值稅发票和供水的，听他们一说没有办法，却答应人家回来与财务部协商调剂一下，能否先付一部分稅款和水费，以解燃眉之急。

刚回到公司，上访的人群吵吵嚷嚷就像一股刚刚决了堤的洪水涌过来。领导被上访的人群团团围住。领导说，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有困难才来找我的，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接待你们。供水厂把我们的水给停了，税务部门也在找我们的麻烦。我要到财务部去筹款。有什么事你们先跟祝主任说说，我们明天约个时间再谈，你们看这样好不好。祝国平说，我来接待他们，有什么事情我马上汇报。

上访的人听领导这么一表态也没有什么说的，就自觉地让开一条路。领导一走，祝国平就把两只手高高地举过头顶说，不要吵，不要吵，有什么事慢慢说。一个胖女人穿了件洗得有些泛白的工装激动地走过来说，你们看，说着拉过身边穿蓝色李宁运动服的青年，继续说，这么大的个子，毕业以后在家呆着没有工作，你们看怎么办，不能老这么让他们呆在家里，他们也想为国家建设出点力量，也想为公司建设发展做点贡献。旁边的人也一起嚷起来说，过去职

工子女毕业回来，公司都是给安排工作的，现在怎么迟迟不给安排？

祝国平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公司过去确实是这样做的，现在那么多人没有地方去，哪还敢接受新工人呢？于是，祝国平说，你们有你们的难处，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呀！上访的人一听这话，像炸了锅似的一起围过来大声嚷道，那你说说公司是不是不想接受他们，你说呀，你说。祝国平不敢说，他知道这样一说出去，可能更要引起上访者的激愤。祝国平怕把事情闹僵，软下话来说，你们不要急，这事也不是着急的事，你们再等一等。胖女人满脸愠色地说，还要让我们等，我们已经等了八个月了，你们还要让我们等多久。为了这件事，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趟，到现在连一个说法也没有，公司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上访的人围住祝国平跟着嚷，到底是怎么打算的。祝国平招架不住，心口觉得闷得慌，伸出两只手想扒开围堵自己的人群。挤在胖女人身后的那个穿蓝色李宁运动服的小青年，高高举起拳头朝他头上狠狠地砸过来。祝国平眼前顿时就黑成了一片，接着身体便慢慢地往下沉。你怎么动手打人？！祝国平沉下去的时候，只听见自己的叫喊，犹如从海底传出的空鸣声，久久在自己身后回荡。等醒来的时候，祝国平也没有再追究，让门岗警卫把青年放了。只是觉得头老是昏沉沉的，用手一摸才知道头上打起了一个包。

祝国平赶紧穿衣服爬起来，冲到卫生间里洗脸、刷牙。爱人已经把泡饭烧好。他抓起碗盛了一点胡乱扒了两口，推着自行车上班去。临出门的时候爱人把他喊住说，小虎的事情你抽空帮他问问，找找人，不要事情一忙就丢到脑后去了。小虎是祝国平爱人二哥的独生子，和昨天上访的是一样的事情，大专毕业以后没有工作在家里待业，让祝国平给他找个工作单位。祝国平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口说，我记下了，一有空我就去找。

讲到小虎，祝国平就想起了昨天打他的那个小青年。那个小青年也是和小虎一样的年龄，个头也差不多，也是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小伙子，正是想到这点，祝国平才放了他。当祝国平醒来走到门岗警卫室门口的时候，一眼就看到那穿蓝色李宁运动服的小青年。他脸色灰暗，表情严峻，坐在警卫室内一条凳子上，一副不甘示弱的样子。祝国平不免有些怨恨，你现在已经成了孤零零的一只无力保护自己的羔羊，还傲慢什么呢？但祝国平从内心里原谅了他的幼稚和鲁莽，便对门岗警卫说，不是他打的，你们把他放了吧。小青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满脸狐疑地看着祝国平。那个胖女人也赶过来连声说，谢谢这位同志。为了这事，办公室值班秘书小周还有些嗔怪地说，这种事不制止，以后再发生就没有办法了。想到这，祝国平在心里说，这小青年没有吃过亏，待他慢慢长大后，他就会懂得这里面的事理的。

祝国平推着自行车走出来，一阵晨风扑过来，风确实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凉意浸肤。祝国平拉拉衣领，他正想骑上自行车，只见隔壁邻居张阿姨喊他，张阿姨过去与祝国平在一个厂里，她在厂里财务科任出纳，祝国平进厂时

就喊她阿姨。祝国平调到公司以后，她就退休了，现在又搬到一起做起了邻居。张阿姨出去买早点回来，她一手拿着油条，一手提着热乎乎的包子。祝国平停下自行车十分亲热地说，张阿姨这么早，买早点啊。张阿姨急急忙忙赶来说，国平啊，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走到跟前张阿姨十分认真地说，听说你被人打了，打得还蛮厉害的？祝国平一愣，十分诧异地说，您老怎么知道的？张阿姨有些嗔怪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小珊回来说的。机关都在讲这件事，说把你打倒在地，打昏过去了，眼镜打碎了，口里还吐白沫。祝国平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的眼镜不还戴着嘛，传那么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一个小青年愣头愣脑地在我头上打了一下。张阿姨说，没有事吧？祝国平下意识摸摸头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只是头上打了一个包，有点疼。张阿姨十分关切地说，你要当心哟。现在上访的人多，情绪不好，容易激发矛盾。

祝国平急着要上班，推着自行车正要走，张阿姨又撵了两步说，听说山南铁厂停掉了？山南铁厂是一九五八年国家大跃进时建起来的小铁厂，有100立方米高炉三座。由于能耗高、污染重、亏损，为了调整结构，公司决定对山南铁厂实行永久性的停产，这也是上头的意见。祝国平说，过两天就要停了，不停的话公司背不起这个包袱。张阿姨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办了几十年的厂子说停就停了。张阿姨又靠近一步说，我也是才听说的，那厂子里千儿百把号人怎么办？祝国平说，公司将组织培训，转岗分流，重新上岗。张阿姨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到处都是下岗的，到哪去重新上岗。国平啊，我只不过是问问，再有上访的人来，你离他们远点，多保重自己啊。祝国平有些激动地说，多谢您老的关心，外面冷，您回去吧。

祝国平刚刚走进办公楼，就看到楼梯上下，走廊上到处都是上访的人。他知道今天日子又不好过了。他耐着性子走到三楼，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刚进门，胖女人就尾随其后挤了进来。祝国平气不打一处来，见到她，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又来了？跟你们说你们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你们就是不听。胖女人小心翼翼地说，今天我来不是上访的，我是来向你赔不是的。说着就把手上拎的布兜往桌子底下放。祝国平一看就不耐烦地说，你这是干什么？胖女人说，我儿子从来都不打人的，也不知道他昨天是怎么回事，说动手就动手了，真对不起你。祝国平拎起地上的东西往胖女人怀里一放，嗔怪地说，昨天的事就算了，你搞这个干什么。胖女人抱着小布兜往桌子上放，十分担心地说，你们不会除他的名吧？祝国平知道胖女人的来意后十分生气地说，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怎么除他的名。胖女人说，我儿子叫王冬，冬天生的。祝国平不高兴地板着脸说，快走吧，你看外面上访的有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再添乱了好不好？祝国平连吼带斥总算才把胖女人哄走。

走廊上上访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只抽烟，不说话，一个个显得很平静。祝国平心里直悚，他总觉得这平静之中终究要出些什么事情来。他站

到门口，也不敢和他们搭腔，只嗅到一股屎臭味，他知道厕所仍然没有冲水。

走进办公室，祝国平抓起电话打到事务处，找到李处长。祝国平说，昨天领导到供水厂去过了，已经答应由财务部调剂一下先付点水费给他们，你们再主动与他们联系一下，先把水送上，把厕所冲冲。否则，味道重得快熏死人了。李处长有些为难地说，我们去说过多少趟了，底下的人都不敢做这个主，非要他们厂长说话不可。祝国平有些不高兴地说，那就把消防水打开，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吧。李处长急了说，这个恐怕不合适吧。祝国平耐不住性子说，那你说怎么办？这里又来了百十号上访的人，再没有水，这个楼就要变成粪坑了。李处长只好说，那我们再与供水厂联系联系。祝国平放下电话，想想又拿起电话往信访办打，信访办没人接。

刚放下电话，信访办主任刘同辉就走了进来。祝国平抬起头看着他说，刚刚还在给你打电话，走廊上都是些什么人？刘同辉苦笑一笑说，今天来的人复杂了，一部分是无房户住在单身宿舍里的青年工人，大部分都是厂里的骨干，听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来要房子的；另一部分是住在平房里的退休老工人，他们住的平房一到下雨天，家里就进水，被子都返潮，也来要房子；还有的就是一些集体厂的工人，没有活干，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来要工作干的；还有就是昨天来过的那拨人，为自己子女大中专毕业没有工作来上访的。祝国平说，就是打我头的那班人？刘同辉笑笑说，不是他们还有谁？祝国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又说，有没有山南铁厂的人？刘同辉摇摇头说，没有。他马上反问道，他们也要来上访？祝国平说，他们厂一停，分流转岗的任务很重，搞不好他们就要上访。刘同辉想了一下说，今天来了这么多人，看来领导不出面接待一下怕不行。祝国平为难地说，这些都是一时无法解决的事情，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领导又都不在，有的下厂开会去了，有的到外面催款去了。领导昨天到国税局去了一趟，国税局也没有给面子，倒是答应今天接待他们，这会儿没来是不是又到其它地方活动去了。刘同辉说，这些人都坐在走廊上，你看怎么办？祝国平说，通知各单位的领导来，把自己的单位人领回去。刘同辉面有难色说，厂里都同情这些人，怕他们不愿来领，祝国平坚决地说，不来怎么行，通知各单位，马上来领人。刘同辉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去打电话。

刘同辉刚出去，走廊上就传来两个女人嘶哑带哭的声音，哪间是领导的办公室？哪间是领导的办公室？说着就用手拍门，这间拍了拍那间。就听到坐在走廊上的一个上访的人说，人都死光了，你拍也没有用。祝国平以为是这些上访的人耐不住性子要找领导闹，想出去还没有来得及，两个女人就挤进办公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像古人拦轿喊冤一样声泪俱下地说，我们活不了了，你们救救我们吧。引得上访的人一起挤到办公室门口来看。祝国平心里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这是干啥？有什么事好好说嘛，这样做就不好了。说着伸手拉她们，她们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祝国平心里想发火，想骂人，越乱越给人添

乱。旁边上访的人也说，有什么事起来说。祝国平把眼泪鼻涕糊满脸的两个女人拉起来，让她们坐在沙发上。祝国平说，你们有什么事慢慢说。黑黑的女人拖着哭腔说，我们是住院的，医生今天不给我们吊水了，要我们给医院汇款，不汇款就不给吊水。说着说着就哭起来。祝国平站在她们身旁说，你们得的是什么病？黑黑的女人说，我得的是尿毒症，一直在医院住着，住了很长时间了。祝国平又说，你呢？黑黑女人旁边的女青年说，我和她是一样的病，我们是一个病房的。祝国平说，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找过单位了吗？黑黑的女人说，我们是老病号了，找单位也没有用。祝国平安慰她们说，你们先回医院去有什么事情慢慢讲。黑黑的女人一听突然大声哭起来，我反正不走了，医院不让住，我在外面是死，在家也是死，还不如就死在这里。祝国平有些烦躁地说，你们要听劝，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黑黑的女人说，医院说搞什么医疗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就是医疗费用要自己拿点，我们单位连工资都开不出来，哪有钱给医院，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找领导。祝国平被搅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抓起电话就往医院打，电话老是占线。于是，放下电话，把办公室值班秘书小周喊过来说，这两位是医院的重病号，你把她们送到医院去，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秘书小周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她们劝走。

旁边的一位年轻的上访工人说，你能帮她们解决问题，也帮我们说说行不行？祝国平老老实实地说，你这个问题我真解决不了，我想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不要在这儿等了。青年又说，我的儿子都十岁了，还和我们挤在一间屋子里。我想和老婆亲热亲热，非要等儿子睡了，下半夜偷偷摸摸地搞才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周围的人一起笑起来。青年板着脸说，笑什么笑，机关里的人不是人啊，他们不搞？正说着，信访办刘主任说，领导在信访办接待你们。上访的人一听，一起站起来往楼下涌去，就像沙漏一样，一会儿就漏完了。青年工人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跟着跑了下去。祝国平没有再跟着过去，他在心里说，随他们去吧。他抬起头看见，走廊上到处是烟头和撕碎的报纸。

祝国平中午不回家，就在食堂里买了盒快餐，吃过以后就往沙发上一躺。天气有点凉，祝国平不敢放肆地睡，只是躺在沙发上小憩一下。一躺下就感到头有点昏昏沉沉的，他伸手摸摸头上的包，心里就觉得很委屈。他心里想，这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竟敢动手打人。这样迷迷糊糊地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时，又到上班的时间了。他刚坐起身来，就有了尿意，他“蹬蹬蹬”走进厕所，尿完后用手一拉水箱绳儿，水哗哗地冲下来。顿时，他心里一喜，知道已经送水了。他马上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就给事务处打，正巧是李处长接的。祝国平喜滋滋地说，李处长，水来了，你辛苦了。李处长在电话里诉苦说，求爷爷拜奶奶整整说了一上午，才答应先供三天，如果再不交水费，水还得停。祝国平笑笑调侃地说，现在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水有一天是一天，谢谢你啦。李处长说，这没什么。祝国平放下电话，走到桌前端起茶杯，今天

折腾了一上午，基本没喝水。

桌上电话铃响起来，祝国平摘下话筒，一听是爱人打来的。爱人在电话里说，二哥刚才来过电话，他想晚上到家里来。祝国平不假思索地说，暂时不要来，我问过情况以后再说。爱人又说，我没让他来，天又冷，路又那么远，再说现在找一个工作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情。祝国平挪了一下身子说，这事你不要急慢慢来。上午我们这儿来了一大批上访的人，把楼道都堵死了。公司也没有办法，他们就呆在走廊上。爱人劝说道，人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你离他们远些。祝国平压低自己的声音说，这个我心里知道。说着就用手摸摸头上的包。爱人嘱咐他说，小虎的事情你帮他问问，不要事情一忙就忘记了。祝国平说，不会忘的，你都说过多少遍了，一有空我就去，你放心。

太阳慢慢地朝西面走去的时候，没有忘记把它那灿烂的光辉抹在周围的云层上，云层四周金光闪闪。祝国平没有心思看风景，他想为小虎的事，到劳动局去找耿局长。他怕去晚了找不到人，于是骑着自行车只顾低着头跑，他似乎感觉到了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没有来得及思考，就听到一声吼，停下！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上刹住车停下来。马路上值勤的老头怒气冲冲一跛一拐地走过来。老头头戴黄帽子，身穿黄马夹，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老头走过来二话没说，先把自行车一锁拔掉钥匙，然后才对祝国平说，把车扛到马路边上去。祝国平这才看到路边有许多警察，道路也被封了。刚才，他只顾骑车子，没有注意到老头牵起的拦绳，由于自己低着头骑车子，把老头的拦绳也撞断了。老头说完，一跛一拐走过去，把两节蛇一样蜷曲在地上的断绳拾起来，用布满青筋的双手打了一个结，丢在地上，一跛一拐地回到马路边上，把结好的绳子重新拉起。顿时，路上又竖起了一道屏障。

祝国平扛着自行车挨到路边，对老头说，对不起，我刚刚只顾骑车子，没有注意看到这根绳子。老头严肃地说，骑车子不能这样鲁莽，过十字路口要看红灯。祝国平说，我只顾心里想事情了，不小心把你的绳子撞断了。老头说，你不注意安全，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儿子，也应该注意安全。祝国平说，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注意。警察也跑过来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喊你停也不停，闷着头直往前冲。老头说，大家都像你这样，这交通秩序还怎么维持？祝国平急着要赶路，正想求老头放他走，昨天打他的那个穿蓝色李宁运动服的小青年走过来，把钥匙递给祝国平说，你走吧。祝国平抬头一看是他，脱口说，是王冬嘛，你怎么在这个地方？王冬很诧异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祝国平笑笑说，是你妈告诉我的。又说，你怎么在这儿？王冬说，我没有事情，来看我爸的。祝国平马上意识到，值勤的老头就是王冬的父亲。王冬看祝国平还在那里迟迟疑疑的拿不定主意，就说，你有事你先走吧。祝国平说，我到市里有些事情，我看时间不早了，走得急了点。王冬说，市政府门口有不少上访的人，

也不好走。祝国平抬头往市政府方向看看，那里确实有不少人。看到上访的，祝国平就想起了王冬的工作问题，就对王冬说，你那工作的事，公司可能还是要研究的。王冬把头低下来，说，那也不是急的事情，时间不早了，你还要办事。老头走过来，祝国平对他说，我以后一定注意安全。王冬那张稚嫩无奈的脸和老头那饱经风霜的脸，都给祝国平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市政府门口，那里到处都是人。上访的人群把马路都堵住了，从政府门口一直坐到马路上。他们就这样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人起哄。围观的人一层又一层，把路都堵死了，推着自行车也难走。一个老太太挤过来问身边的老头说，干嘛呢？坐这么多人。老头说，上访的，厂里的东西卖不出去停产了，没有工资发来上访的。老太太说，噢，为了这事也来上访。老太太没了兴致退出人群说，坐就坐呗，坐在政府门口，政府有什么办法。坐到晚，饿到黑，还不得要回家，坐呗。老太太两手背在后面，一边说一边走。祝国平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上访的人连自行车也不让过，用手挡住祝国平说，这里不让走，请你走西边的路。祝国平解释说，我要到劳动局去办事。上访的人说，办事也不能走，你没看见吗，这里都是人，车子不好走。祝国平有些不高兴地说，时间不早了，再耽搁我就找不到人了。上访的人也不高兴地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走，你难道看不到，这里到处都是人。上访的人声音一高，祝国平心里就有点发怵，就想到头上那个包。他没吱声，用手碰碰前面人的胳膊，左挤右挤硬是挤了过去。

赶到劳动局，离下班时间仅有四十五分钟了。祝国平走进大楼里，里面静悄悄的，抬头看看房间里的灯还亮着。他推开一间房的门，里面没有人，再推开一间房的门，里面还是没有人。祝国平心里想，难道是在开会，开会门怎么不关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男的从厕所里跑出来，前面的扣子还没有扣好，一边跑一边扣，急猴猴的样子，身子一猫，钻到一间房间里去了。祝国平跟过去说，同志，请问耿局长在哪？那人回过头，朝他看了看说，局长在三楼，你到三楼去找。祝国平脸上堆着笑容说，谢谢。说着就往三楼跑。跑到三楼往走廊上一站，祝国平又傻了，几间办公室门框上都挂着“局长办公室”的牌子，他不知道哪一间是耿局长的。他从来没有来过劳动局，他站在走廊上发愣，到底哪一间呢？他这边看看没有人，那边看看也没有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祝国平心里有些着急起来。他又匆匆忙忙跑到一楼，跑到刚刚那间办公室。祝国平依然堆着笑脸说，请问局长在三楼哪间办公室？那人不耐烦地说，哪一个局长？祝国平连忙笑着迎向他说，耿局长，耿浩久局长。回答说，耿局长就在三楼，先前我还见到他。祝国平又跑到三楼，看见一个人夹着公文包从办公室走出来，祝国平迎上前说，请问耿局长在吗？那人说，耿局长有事先走了。祝国平只好快快地走出来。

天色暗下来，风有了些力，马路两旁梧桐树的叶子，好像烧过似的焦了，

风一吹就离开了树枝，飘飘摇摇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祝国平想，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耿局长，便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到耿局长家。他用手掀响门铃。一会儿门开了，门是一个小伙子开的。祝国平很有礼貌地说，请问耿局长在家吗？小伙子说，还没有下班。你找他有事？祝国平点点头，我和他联系过，他几时能回来？小伙子抬起手腕，看看表说，可能一会就回来，你进来坐吧。祝国平摇摇手，不了，我一会再来。祝国平走出来，他就在楼前的那条慢慢黑下来的小巷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只幽灵在游荡。下班回来的人都朝他看看，他不好意思地慢慢踱到大街上。

路灯亮了，马路上是人流车流。路旁边有家小报亭，报亭里亮着灯，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杂志，铺面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报。祝国平踱过去佯装看报纸，看报纸可以打发时光。卖报的主人是个中年妇女，站在报亭外面的也是一个中年妇女，两人在拉家常。站在报亭外面的说，我一个月没在家住，收煤气的还要收我60个字的煤气钱。我对收煤气费的人说，我们这个月根本就没烧过煤气。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没烧也得交钱，这是规定。你说找谁去说理，没办法。坐在报亭里卖报的说，谁说不是呢，我们这个小报亭，要收的钱多啦！卫生费、治安费、占位费，叫你交还能不交。站着的说，没处去讲。就像今天，知道不？那女的凑上来说，那上访的多少人，都坐在市政府门口，找市里，市里也没有办法，不是一直坐到现在刚刚才散。卖报的说，坐还不是白坐，没有用的。祝国平不想听两个妇女没完没了的唠唠叨叨，抬腕看看表，估计耿局长也该到家了。于是，折过身子又来到耿局长家门口。

听到有人敲门，耿局长咳嗽了一声，平静地说，谁呀？祝国平有点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说，耿局长是我，我是祝国平。耿局长家门口有块布垫子，祝国平将鞋在垫子上来回蹭了几下，站在垫子上没有挪脚。耿局长手里夹着香烟，从屋里走出来说，是祝主任啦，进来坐。祝国平一看，他家里来了许多人，只好说，耿局长家里有客人，我下次再来。耿局长干脆利索地说，没事的，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有什么事你进来说。祝国平有些为难，想想找他一次也不容易，就进了耿局长家。耿局长家的客人也都很自觉，起身都往里屋里去。耿局长笑笑说，你先坐坐，他们没有事的，都是老家来的人。说着，耿局长也跟着老家来的人往里屋走去。客厅里只剩下祝国平一个人。

祝国平坐下来后，环顾四周，倒觉得客厅显得十分整洁，墙上一方巨大的玻璃墙镜，镜子里面一只鲜艳的果篮吸引了他。他“咯噔”了一下，心里想是不是刚刚来的这些人送的呢？祝国平很快后悔起来，自己匆匆忙忙空着手来。正想着，耿局长在里面哈哈笑着走出来。祝国平不好意思地说，您这么忙，还来打扰您。耿局长显得很大度的样子说，没有事的，你客气什么。祝国平说，我舅子小孩毕业在家没工作，想求你给帮帮忙。耿局长笑笑说，这几天好几个人都为这事来找我，不知道你小舅子的小孩是什么时候毕业的，是计划内的还